

醉美川石村

王胜芳

绥宁县长铺苗族侗族乡川石村，山常青、水长流、空气清新，楼新院洁，村民安居乐业，集自然之美和时代发展之美于一身。晴朗的秋日，我这个远行的归客，独自来到该村，身临其境，流连忘返。

川石村是一个典型的苗族古村落。传说境域巫水河边有一石洞穿通至涪溪河边，得名穿石，因“穿”“川”同音而写为川石。该村分布于巫水河上游，有村民323户，村域面积6.12平方公里。全村分为川石冲、王家团、滕家团等自然村寨，分别居住着苏姓、王姓、滕姓三大家族。明末清初，他们的祖先分别由江苏、江西、怀化麻阳迁入，历经数百年，在这里休养生息、开枝散叶。穿村而过的巫水河，是沅江的一级支流，全长244公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湘西南山区不通公路，巫水河的水路，曾是连接外界的重要通道。但受到时代的局限，这里信息闭塞，交通不便，经济落后。

如今的川石村，已成为县城的新区，宜居宜玩宜游，是镶嵌在县城东边的一颗绚丽明珠。

绿洲水电站坝址坐落于村中，桥坝合一，架通两岸，将县城绿洲大道和川石开发区连成一体。巫水河右岸的林海路已完成扩建，畅通了川石到城区中心的道路。从川石村坐车出门，过坝桥，即到了绿洲大道，可以直接上省道、武靖高速公路，出行方便快捷。该水电站为县内大型造纸厂适应生态建设关停转型而建，经济、生态效益明显。水坝雄伟壮观，横跨150米、高40米，坝台为桥，车水马龙，坝下发电，坝上水库形成了近600亩水面，蓄满一湖灵气，荡漾一湾清波。

水坝右岸是开发区主区，水电路校配套，高楼林立。右岸开发新区的老村落保留较好，村子里并非一味大拆大建，还有部分桐油漆板的二层木屋，坐落于坎上坎下、水边园前。大多数家庭的路边停放了小汽车。

老寨的绿化也不曾被忽略，庭前种桂子，路边一丛竹，园中几盆花，水边一排柳，尽显生机。产业布局亦因地制宜，因人制宜，兴工、商、旅，同时保有农业创收空间。村里有210亩果园、380亩菜园。让我最喜欢的是，偶遇七十岁的王大爷和他养的五花大白猪。他正在给猪清栏喂食。我禁不住掏出手机拍照，与老人家攀谈起来。老人介绍，他的土地流转给别人种葡萄，这五花猪是他全年的盼头。

为看河边风景，我下到临水的一大片菜园，块块菜地精耕细作，种上了当季蔬菜，莴苣菜苗都被村民赶早淋过水肥。

水坝左岸，临水靠山建成了多家民宿、农家乐、垂钓游泳码头，形成了美食、休闲水湾，成为外地人经人士和县城上班族品尝当地特色美食、放松心情、陪伴家人欢聚的最好去处。

我爱“醉美”的川石村。这一方水土，让我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，也感受到了时代变化的惊喜。

圆市故事

东河边的相遇

谢枚琼

在杭州城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的缝隙里，不期而遇一条小河。这条河叫“东河”，东河开凿于唐朝，北接著名的京杭大运河，南连钱塘江。

站在桥上顺着流水望去，小河并不宽阔，水流清幽，两岸树木葱茏，花草繁茂。这个时候，行人稀少，连鸟儿只怕也午休去了吧。

一路步履徐徐，来到一亭台边，低头间突然看到石阶上栖息着三只小鸟，一身苍褐色，我脱口而出：野鸭子哩。旁边立马有人接腔：这是鸳鸯。抬头看着那个答话的中年汉子，架着眼镜，高大健硕的身板，倒是透出几分书卷儒雅之气。一聊，才知道他是一传媒学院的老师，姓杨。见我一脸疑惑，他微笑着，却是不容置辩的口吻：是的，这就是小鸳鸯。那几个小家伙，缩着脖子，勾了头，微闭了眼睛，似乎进入了假寐状态。

杨老师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，那是他4月15日首次拍到的一对鸳鸯，他说：“在东河边住了十多年了，还是第一次看到鸳鸯。”他边展示鸳鸯的照片和视频，边念叨道：小鸳鸯们应该出生还不到两个月哩，可惜的是两只大的先后被人给打死了，前后不过半个月的时间，都是被人用弹弓打死的。

我从杨老师拍的照片与视频里，看到了死去的两只鸳鸯，羽色鲜艳而华丽，真是漂亮极了。

随着东河生态环境的日益改善，现在已经引来了多种珍稀鸟类来此栖息安家。作为爱鸟者，杨老师都一一录影在案。常见的有白鹭、池鹭，还有牛背鹭。可是，猎鸟现象的发生，让他脸色凝重地说，已经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呼吁，要在东河两岸设立鸟类知识的宣传标牌，让人们更好地地了解爱鸟的意义。

傍晚时分，我情不自禁地又来到了东河边，雨终于停了，河边的林子鸟儿欢噪，这当是河畔最热闹的时候，三只小鸳鸯还在亭台旁的台阶上，比午后见到它们时，明显要精神多了。我看得正出神，这时候，杨老师也来到了，虽是再次偶遇，却已有了一份亲切感。杨老师告诉我，他刚刚拦住了两个要拿网捉鸳鸯的孩子，和他们讲了一通要爱护鸟儿的道理。

我与杨老师道别，正待转身踏上返回的路，这时候，一位大姐匆匆地赶来，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，她忙不迭地问：小鸟呢，小鸟哪去了？杨老师笑着回答：回家去了。大姐不无懊恼地说，我特地给它们买了小鱼来吃，没想到还是迟到了。她朝着杨老师手指的方向，探头望去，唯有一片夜色空茫。



焦圻风光。

通讯员 摄

「诗路」里走出的千年古镇

何俊

焦圻镇古称焦圻，据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载：“有起于湖南华容的焦圻水流往此地，故名。”它位于湖南省安乡县西北部，东、北与湖北省公安县相邻，西与湖南省澧县一衣带水，南与安乡县安福乡接壤。

焦圻镇是一块无数次被“写”进诗词里的宝地。

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，因遭排挤毁谤，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。

顷襄王十八年(公元前281年)，楚国遣使诸侯伐秦，已在江南流放六年之久的屈原闻风而动，急忙顺澧水东行，欲回郢都。快到焦圻涉阳古渡，便听到河面上传来嘈杂的人声和阵阵号歌，于是催促船夫加快速度。见远处有一个不小的村落，绿树掩映，房舍俨然，酒旗招展。

登上绿洲，但见天上白云悠悠，雄鹰翱翔。屈原很快和绿洲上的主人交上了朋友，他们谈家事、国事，谈人间的悲欢离合，人生的酸甜苦辣，夜间与友人抵足而眠。早晨起来，屈原行吟于涉阳，留下了《湘君》这首瑰丽诗篇，诗里有“望涉阳兮极浦，横大江兮扬灵”的名句。焦圻镇至今仍留有古涉阳的遗址，向世人诉说着历史的风云和爱国诗人屈原在涉阳的美丽传说。

东汉建武二十四年(公元48年)，伏波将军马援征五溪时曾屯兵在焦圻镇军牧村(今长兴村)及马波湖。

唐朝进士司空图，曾到过焦圻涉阳古城，作诗《涉阳渡》：“楚田人立带残晖，驿迎村幽客路微。两岸芦花正萧飒，渚烟深处白牛归。”

明洪武六年(1737年)，史称“有文才，多善政，循行阡陌，作歌劝农，深得民心”的知县吴申巡视过此地。这天，他带着随从，行至焦圻庠堂，兴之所至，吟《憩焦圻精舍》诗一首：“焦圻头新水深，清晖环映小丛林。我来下马日当午，暂且藤床坐绿阴。”字里行间透出舒适和惬意。吴知县在焦圻镇等地视察后回到县衙，意犹未尽，又写了一首《栽秧歌》：“咏也呵，咏也呵，楚人竞唱栽秧歌……”一幅和谐的农耕图！此歌现镌刻在《中国常德诗墙》上，供中外游人品读。

安乡县前清进士、曾任康熙皇帝侍读、翰林院编修张明先，在《焦圻螺黛》一诗里对焦圻有过精妙的描述：“山隈村落晓风轻，四望焦圻未了青。分得湘君新黛髻，拟来虔郡旧螺亭。千寻暮阜岚和接，数点梁峰翠欲停。山水眼前一都会，胜游蓬岛戏穷溟。”张明先还在《军牧生台》诗中写道：“一圻春草遍芳柔，不减晴川鸚鵡洲。”清康熙大理寺少卿孙勤，也在《舟过焦圻》诗中，描写了焦圻镇的水乡胜状：“日暮燕歌画角哀，惊涛万片卷风来。停舟不拟王孙钓，恰有高人赠一杯。”诗人认为此处景致，堪与崔颢《黄鹤楼》诗中所写“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鸚鵡洲”相媲美。

康熙年间，清政府设焦圻驿站，并置塘汛(明清时驻军警备的两种大小不同的关卡)。清嘉庆、道光年间，焦圻兴旺至极：上街、中街、下街及西街总长35公里，仅商户就达300余家。

有“洞庭峭壁”美誉的湘鄂交界的黄山与焦圻镇直线距离仅10来里，其山顶上的云井

是焦圻镇人看气象的“预报台”；光耀紫烟为“黄山瑞霞”，兆晴；轻云出岫如“玉女披纱”，兆雨。焦圻镇人凭此安排农事，“较雨量晴雨不爽，未曾祷祝已成霖”。清代文人刘明顺的《洞庭竹枝词》云：“赛社归来酒半醺，路旁游子说纷纷。昨日焦圻街上过，闻道黄山井出云。”正是最真实的写照。

四面环水的焦圻古镇像是浮在香荷、绿水之上的一叶扁舟。古时渔人控船的石桩依次排列在湖边。古镇由此产生的堤垸文化孕育了赛歌、跳三鼓、虾灯舞等，闻名遐迩。

在焦圻古镇，有汉、唐至明朝的古墓群、北宋时修建的永兴寺；1925年彭德怀驻军除恶匪积功德、1928年和1930年贺龙2次率红二方面军剿匪团开粮仓济百姓及“扩红”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周恩来、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，多次亲临焦圻考察民生。

神奇的焦圻古镇从典籍里走出来，又一头扎进了现代浓墨重彩的画屏里。

拥有丰厚的人文底蕴和历史风貌的焦圻古镇，如今成了湘鄂边界的明珠小镇。这里民风古朴，市场繁荣，是南来北往商贾汇聚之地。龙长似的街上，排列着500多家大大小小的商店，来自四面八方农民将农产品在这里出售，每天赶集的人摩肩接踵。日趋活跃的市场经济使这个镇的企业发展迅猛，有烟花、鞭炮、蚊香、彩印包装及农副产品加工等，其特产“焦圻膏药”远销日本、新加坡、澳大利亚和美国等众多国家和地区。

千年古镇焦圻，永远是我心中最美的一首诗、最深情的一首歌、最动人的一个故事。

且听风吟

段淑芳

第三次来昭陵老街了。第一次来昭陵是很多年前，是个晴天，看过一处古墓、一处古石碑，再无其他记忆。

第二次来是雨天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古墓、古石碑，许是在别处，许是河水看涨，被沉河底了，许是本无古墓、古石碑，记忆这东西原本就是不靠谱的。那次，去一小店吃了远近闻名的河蚌子肉，鲜美的香味至今唇齿留香，似乎在别处再也不能吃到。昭陵就地取材，河蚌的烹饪技术，再加之师傅独到的烹饪技术，以致这家小店成了很多人来昭陵必打卡之地。

第三次来是个阴天，在昭陵老街不急不缓地漫步，进入眼帘的有男人在地里挖土播种、女人在河边的青石板上洗衣服。她在自家门口做剁辣椒，用传统的做法，晒干后剁碎，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点豆豉、姜蒜，纯手工的笨办法，却是让人忍不住咽口水的下饭菜。有人坐在一把小竹椅上，一边和邻居闲聊，一边缝补破旧的渔网。很多年前，昭陵滩上的居民大多以捕鱼为生，早些年，国家出台禁渔政策后，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，剩下老弱病残留守老家。

路过一处残墙断垣，“昭陵影剧院”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在高大的门檐上清晰可见，见证了昭陵老街作为当年的水路交通要道的歌舞升平。我仿佛见到了影剧院门口的人力车，听到了商贩们的吆喝声，似有几位穿着旗袍、烫着金丝大波浪的妇人挽着穿着中山装或西装的男人，正袅袅婷婷地往影剧院门口走去。循着热闹，我踏上了影剧院门口高高的台阶，迈进大门口一看，所有的喧闹都烟消云散。往昔的太平盛世只能靠想象了。

遥想当年整条昭陵街店铺林立，从老码头拾级而上便闻人声鼎沸，街两边一溜地开着豆腐坊、理发铺、茶馆、饭铺、当铺，再往里走有几间挂着红灯笼的商铺，门口站着几位穿戴新潮的女子在招揽生意。

如今的昭陵老街寂静中透着一股萧条。路边三五步远便有一些年久失修的危房，有的只剩下了半堵墙，被打上了“拆”字的标记。

往东走，就到了一处视野开阔的地方，据说湘江在株洲的最宽处。偌大的湘江边一望无垠，极目远眺，对岸可看到另外几个乡镇的标志性建筑。收回目光，江边有一棵百年老槐，树冠遮天蔽日，树下有石阶百级，有居民在河边洗衣浣纱，也有的在树下喝茶闲聊，微风不燥，岁月静好。

树旁有几栋老房子，一家挂了“观自在”牌匾的特色民居引人注目。门、窗古香古色，门口堆了一些烧壁炉用的木头，看得出主人很讲究，就连烧火用的木头也要劈得大小、长短均匀，圆溜光滑，堆在那里像是一尊艺术品。月季花、石榴树等绿植，这里几株，那里几棵，看似随意，却在美学方面做了功课，房子装点得颇有情调。据说屋子的主人是来昭陵走了这处小居，请名设计师按自己的心意精心设计布置，取名“观自在”，有一种阅尽人生春色后的淡定和从容。

第三次来昭陵，哪儿也不想走，也不想看。就坐在这百年老槐树的石阶上，江风徐徐吹来，像在低吟一首《摇篮曲》，令人放下了疲惫和烦躁。我索性闭眼像个顽童一样躺在石板上，蓝天当被、大地当床，忘却世俗纷扰，且听风吟。

在湘西北的一个大山里，沿着老家桶溪湖一直往下走，有一个叫荷花寨的地方，留下了我和儿时伙伴的快乐童年。

没有荷花映日，没有村寨炊烟，没有小桥人家……我一直在想是谁赋予她这个极具诗意的名字。杂草遍布，荆棘丛生，山岭叠翠，这就是我眼中现实的荷花寨。虽是这么一个有些名不副实的地方，但于我来说，却是童年乐土。

在雪雨霏霏的寒春里，荷花寨迎来了她久违的小客人们。邀上几位“铁杆”玩伴，我们兴致盎然地来到了荷花寨。夹杂着残冬余冰的溪水，彻骨寒凉，我们却麻利地挽起裤管，脱下鞋袜，光着脚跳入溪水中，寻觅、捕捉虾米和螃蟹。

到了正午，太阳升上天空，阳光照射在岩石上，这岩石恰好成了我们的“天然炒锅”。不需佐料，亦不需油盐，我们把阳光当作柴火，把从溪水里捉来的虾米和螃蟹悉数放在岩石上，当作美餐来晒烤。骄阳似火的盛夏来到了，虫鸣鸟叫的荷花寨，响彻着一支沸腾的乡村乐曲。我们带着邻家的小弟弟小妹妹们，赶着牛群羊群，牵着黄狗，人畜一起，一阵疾风骤雨式地狂奔跑来到了荷花寨。

那深不过1米，面积不过10余平方米的小溪积水潭成了我们大显身手的“舞台”。这当中数二狗水性最棒，可也数这小子最调皮捣蛋。到了水中，他恨不得闹个水底翻天。因我水性最差，不敢参与他们的水仗，可二狗这小子专爱搞恶作剧，当我正游得起劲时，猛地感觉到腿部被狠狠地咬了一下。我心一咯噔，以为遭着了水蛇，一慌张，呛了好几口水，努力挣扎一番后，才看清二狗正对着我嬉笑，我知道准

荷花寨

王东文



又是这小子捣的鬼。

小孩子们玩尽兴起来，就忘记了放牛的神圣使命。待日落西山，大伙儿玩累了，爬上溪岸，这时哪里还有牛羊的影子。大家作鸟兽散般地冲进山中找寻自家的牛羊。这样的故事一夏都在重复着。

有一次，我反复在荷花寨四周穿行，都没发现家里的那头老黄牛。最后是黄狗帮了我的大忙，循着黄狗汪汪的叫声，在一片斜坡面的庄稼地里，我发现了一串忙跑过去，一看坏了，一片坡的黄豆苗都被吃光了。为了避免被人发现，我急中生智，胡乱用泥土掩好老黄牛留下的“足迹”。匆匆忙忙回到家里，已是夜幕降临。牛吃庄稼这事是断然不能告诉家人的，不然又要挨皮肉之苦。怀着心事，匆忙吃了晚饭，连脚也顾不上洗，我便蒙头睡了。第二天已天亮，正当我还做着美梦时，朦胧中觉得似有谁在揪我耳朵，睁眼一看，大人正骂骂咧咧。准是昨天午吃黄豆苗的事儿给发现了。

刚刚送走炎炎似火的夏天，绚烂明丽的秋天又接踵而至。这时的荷花寨，再次成为我们欢乐的海洋。山上、岭中、树梢尖，到处可听闻我们的身影和欢声笑语。这是一个硕果累累的秋天，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。

冬日严寒，这时的荷花寨冷清寂寞。可拿着自个手工做的弓箭和竹套木套来荷花寨捕捉鸟兽，荷花寨依然有我们繁忙的身影……

年年岁岁人相聚，岁岁年年人成长。童年的时光虽已随荷花寨的溪水远去了。但不管身在何方，对荷花寨的念想，依旧那么深。